

走进秋天

□ 韩慧彬



云淡风轻。在南方的季节里，秋天是失传的神话。

那个季节满是枯萎，在逝去的日子变成冷与热的夹缝，却毫不留痕。也许是因为它太清瘦了，一不小心就在枝头叶脉的苍老里变成过去，并且久久没有回音，尴尬地隐匿在时光的轮回里，没有人收拾。

月亮，素静而皎洁。孤标傲世地照着世间的寂寞与无眠。在水面上闪烁着、轻漾着，如一粒粒的韵脚，跳跃在广袤的诗的原野上，别样的调皮、别样的天真、别样的灵动、别样的飘逸、别样的具有诗意！

影子筛进树的缝隙里，便是一地哗啦啦的碎银。不知道这一地的碎银，可否是谁零落一地的心？不错，快乐的油画需要悲伤的浓妆淡抹，幸福的散文诗需要痛苦的轻描淡写，但何苦要“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呢？可别错过了朗照在秋日林木上的月光啊！

秋阳融融，明显地感觉是夏天的激情、夏天的热烈、夏天的锋芒毕露正被一种委婉柔和不温不火的性格取代。随着太阳穿透性、进攻性、威猛性的衰减，在湛蓝如洗的天空中，浮云也蠢蠢欲动地张狂起来，幽灵般不时在秋阳之间穿来穿去，但不能阻止我们握住秋阳的那份温暖。

五颜六色要谢幕，可季节不愿，黄色的野菊丛才刚刚上演。我已经忆不起哪一条小路可以通往那群惯于安然的生灵，但发现的惊讶只能用喜出望外来形容。当晨岚的浮动带来爽朗的气息，田野中的徜徉就变得如此惬意，满地菊花，像天外遗落的星星轻轻曳动，铺满大地。以最足、以点燃诗人激情的颜色绽放。一夜霜风露重之后，平淡地笑着，以自由的姿势，描述被人遗忘的角落里轻盈的心情，还有另类的阅读季节的风度！

不能说所有的心情都随着秋雨绵绵流过。是的，秋雨不多，但是啰嗦！着实疲倦的绿为了寻找一

个淡泊的港湾，将一叶扁舟轻捷地飘散。即便如此，也并非只有冷清与哀怨能够成为秋天的注脚。不是吗，野菊花的微笑温暖了秋天，碎金子般散落一地。在耐过风霜的精魂面前，我们不能有太多的失意。心中的灰暗太多，就算给你的都是晴空，又怎能穿越厚厚的冻土，为春天献上一抹绿意？更不能有太多的叹息。秋天也是一种起步，金黄变成枯黄是一种凋落，更是一种新生，只为凋落唱挽歌，又怎能听到新生的奏鸣曲？

丰收正高举，粮食和镰逐渐缩短交锋的距离。秋，终于跌倒在禾田！面对农人虔诚的感激，水稻谦虚地低头无语，亦喜亦羞地等待着镰刀深情的拥抱。天色将晚，谷子随农忙的人们一起回家，长长的队伍在迎娶谷子出嫁。曾经繁盛的田垄只剩下秦俑一样站着的稻草，正回望嬴政一统天下时的繁忙。所有的结局都已写好，不在乎结果的悲壮，只在乎曾经的拥有。

远山沉默，瘦身成一条弧线。芦花抖擞成母亲的白发，低低絮语，脚下的路走起来发软了，一踩就有成熟的味道溢出……我爱春天但是太年轻，我爱夏天但是太高傲，所以我最爱秋天。秋天是完美的契合，是成熟的聚集，是缓缓收拢的火焰，是点点散失的别离，是一场盛大的悲喜……

走在秋天，有着知音尚赏的欣喜。在别人走过夏天、开始步入冬季的时候，我静静地守候秋天。

水荡的泥锅炆

□ 戴永瑞

在水荡的渔船上，经常见到泥锅炆。它放低了身子蹲在船尾，并不因为它的存在，船身就会沉重一些，渔船吃水线就会降低一些。

我家邻居就是打渔的。每天天蒙蒙亮就划着渔船到湖里去了，一去就是一整天，星星落满了大湖，渔船才悠悠地回来。当然，你会看得见泥锅炆里升起袅袅炊烟四散开来，盘旋在湖水之上。

泥锅炆有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轻巧。它是稻草绕子用泥浆反复涂抹直至血肉相融在一起，然后按相应制作程序完成的。能够有容得下几根木柴的火塘就行。还有一个特点是，能够及时换新。如果遇到雨淋，泥锅炆受到雨水浸透，泥浆被冲刷掉，就会立刻瘫痪，必须另起炉灶。还有的火气大的人，经常吵架，泥锅炆就成了发泄的对象，一脚踢上去，土崩瓦解。等火头过了，又很快地重新垒砌好。

岸上的泥锅炆支在屋里，不会有风雨侵袭，当然寿命就会长些。我的邻居王大伯家，土屋低矮，用泥锅炆做一顿饭，都是在烟熏火燎中进行的。如果遇到阴雨天气，屋里的烟雾就走不掉，总是在低空盘旋。一顿饭做好，几乎会要人命，自始至终都能听到有人在大声地咳嗽，痛苦、无奈。好在时间短，只是煮粥或是煮锅饭而已，就着腌制好的咸菜呼啦啦地填饱肚子就行。走进屋子，会看到房梁上都成了黑色，一股烟熏的味道挥之不去。

有一次，我看到村子边李奶奶家的茅草屋升腾着白色的烟雾，这些烟雾将茅草屋紧紧地包裹着，又像是烟雾从茅草中拼命地长出来一样。我慌张地大声呼叫，并四处找水，我以为茅草屋将会被一场大火吞噬。而听到我喊声的李奶奶，忙从茅草屋里探出头来，然后挪着小脚走出来，揉了揉眼睛，笑着喊住我，嗔怪道：“傻小子，哪里是失火啊，我在做饭哩！唉，都是泥锅炆作怪！”我一下子明白过来，只为自己的冒失感到难为情。

我看到过最有阵势的泥锅炆。冬天搞水利工程，家家都要派工去“挑河”。每个村子至少要有上百人，吃饭就着工地。一溜子泥锅炆上支着的大锅足有三尺。大锅饭让泥锅炆派上了用场，从泥土里长出的青菜、萝卜，加上几斤猪肉，一锅泥土的清香就吊起了所有人的胃口，更让水荡人有了一副好胸襟和好脾性，也有了一身的好力气和满腔的豪气。露天下的泥锅炆自然成了大家聚集的中心。吃饭的时候自不必说，休息的时候大家也喜欢拥在那里，那只为取暖逗趣。

泥锅炆紧贴大地的胸膛，它生长于大地，就像劳累后的母亲，蹲身哺育怀中的孩子。完成使命后，她又能幸福地回归大地。

菊的季节

□ 程应峰

在秋天菊的秘密
次第打开
于来去的人流里
我无心编织精美的文字
只看见
一张张秋阳浸润的脸
绽放菊花般的笑意

一段文字
蕴含一缕情思
一朵菊的凋残
意味着一个季节的逝去
题在纸上的秋菊
沐不到秋阳的光辉
却可以在一个人的情感里
依徊

我的知觉中
菊的颜色菊的芬芳
是可以教一个人
清纯的

生命的音乐
缘于生活的繁复
是智者心灵的追问
是岁月变迁中
人生沧桑里
一浪卷过一浪的
美丽风流

为音乐浸润
贫弱的想象得以丰富
孤寂的心空豁然洞开
无法言喻的畅享
非凡甜美的幸福
在生命的河道中
奔腾无阻

美妙的旋律
让怀想心醉
让快乐重生
潮起潮落的爱恨情仇
在智者的心空
是如此风清气优



月夕水乡

水乡秋色

□ 谢建群

沉甸甸的。整个稻田就像是待产的孕妇，经过春的播种，夏的孕育，秋的生长，现正成熟。一阵秋风吹过，真可谓“喜看稻菽千层浪”。

来到无垠的荷田，我对秋荷顿生敬意。从“小荷才露尖尖角”，到“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荷给人们奉献了美。即使终老，也依然给你一份“留得枯荷听雨声”的残美。

碰上晚熟葡萄收获的时日，园子里掀起一道道起伏的塑料薄膜波浪，架上挂着的是一串串葡萄。我正看得入神，葡萄园主人小李来了。他的事迹曾上过报纸。在苏南一家葡萄园打工几年的小李，学到了技术，也积累了资金，就回乡办起了自己的葡萄园，并带富了一群种葡萄的乡邻。

不远处有一巨大的标牌吸引了我，这里是对虾养殖基地。基地内的池塘星罗棋布，此时又是捕捞时节。塘口边，一群人在忙碌着，有的拉网，有的分拣，有的装车……抬运的人哼着小调，与扁担“咯吱、咯吱”的声响唱着和着，犹如一首丰收曲。

水乡，依水而生。聪明智慧的水乡人跳出了以往靠单一粮食生产的圈子，大力发展水产养殖业。一望无垠的养殖区，鱼塘、蟹塘机声隆隆。塘中，虾熟蟹肥，

鹭歌鸟舞；水上，鳊鱼浮游，白鹭点点，到处都是迷人的丰收秋景，令我陶醉其中。

在一鱼塘边，我遇到了哼着小调的小六子，他是我家邻居。过去，小六家里人口多，生活穷，他小学没毕业就回家务农了。前几年，他承包了村上的一片荒滩洼地，挖鱼塘，搞养殖，收入连年翻番。家里的茅草屋也翻盖成小别墅。他告诉我，去年，他家又在城里购买了商住楼，幸福的生活就像“芝麻开花——节节高”，难怪小六子唱歌那么动听悦耳。

别过小六子，我继续往前走，一边欣赏水乡秋色，一边拍摄水乡风景，越发舒心悦目……不知不觉中，已日头西坠，可我游兴不减，依然沉浸在这片如画的秋色之中。

作家峻青在《秋色赋》中写道：“我爱秋天。我爱我们这个时代的秋天。”是啊，勤劳智慧的水乡人，遇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他们卯足了劲，以水为依托，因地制宜发展多种经营，搞活经济，水乡到处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我爱我家乡的秋色，我更爱水乡的人。因为是他们用勤劳的双手，创造了水乡的美，绘就了水乡最美的秋。

菊花酒 重阳糕

□ 王晓宇

茶，煲菊花粥，制菊花酿……

古人喜欢在重阳节酿菊花酒，早在汉魏时期就已盛行。《西京杂记》里曾说：“菊花舒时，并茎叶，杂黍为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饮焉，故谓之菊花酒。”第二年重阳节时，喝菊花酒，吟菊花诗，倒是别具情趣。

想想那样的画面，心中都觉得美。采摘新鲜饱满的黄花，将少许枝叶洗净，和黄米以及酒曲混合装坛，封藏发酵，及至第二年九月九，菊花酒便如甘泉一般汨汨而出。淡淡的菊花酒，像清凉的月光，被打捞起来，盛进蓝花白瓷碗中，成为重阳节必饮的“长寿酒”。据说，菊花酒清凉甜美，清热解暑，延缓衰老，是重阳节必喝的“吉祥酒”。

除了菊花酒，重阳糕也是重阳节必吃之物。因为“糕”与“高”谐音，层层高，寓意美好，取其吉祥之意。古人食重阳糕，最初的起源应该是对一种美好愿望的表达，除了祭祀天地，祭拜祖先，祈求子嗣，也有欢庆丰收，品尝新粮的喜悦。

古人食糕，“食无定法，较为随意”。花糕一般二层三层不等，当然也有五层、九层之多。大户人家比较讲究，每层中间会夹有蜜饯果脯花瓣之类，个头小，精致养眼。小户人家多半以江米黄米制成两层花糕，上面点缀大枣或栗子什么，图个好吃。



如果说秋天是一年中最美的季节，那么九九重阳便是秋天里最美的时节。初秋温婉矜持，像一个羞涩的少女；晚秋萧索寂寥，像一位孤单的老人；唯有中秋之后，重阳时节，秋天的丰腴与神韵才被一层层铺开，推向极致。

重阳时节，天高地远，大雁南归，满目秋色，向晚沉醉。这样的时节怎少得了菊花美酒、重阳花糕？九九重阳，喝菊花酒、食重阳糕是传统的食俗，从先秦那会儿一直流传到今天。汉代的《西京杂记》里曾记载：“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令人长寿。”“饮菊花酒”自然不难懂。这古人的“饵”，便是今人的糕点。

传统的节俗很有意思，大多以美食为载体。没有美食助兴，似乎不足以表达内心的喜悦和快乐。比如春节的饺子，元宵节的汤圆，端午节的粽子，七夕节的巧果，中秋节的月饼，重阳节的花糕，腊八节的腊八粥……

双九重阳，赏菊、登高、踏秋，遍插茱萸，喝菊花酒，吃重阳糕，是谓节俗。

九月清寒，霜重露凝。菊花在这样的节气里，傲然而开。菊花娴静温婉，香味清淡雅致，姿容脱俗绝尘，品性傲骨凛然。文人喜欢吟咏菊花，厨师喜欢用菊花烹饪花饅，而民间百姓则喜欢用菊花做菊花枕，喝菊花

